

忆 孩 时

杨 绛



五四运动

1919年五四运动，现称青年节。当时我8岁，身在现场。现在想来，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，如今只有我一人了。当时想必有许多中外记者，但现在想来，必定没有活着的了。作为一名记者，至少也得20岁左右吧？将近120岁，谁还活着呢？

闲话不说，只说说我当时身经的事。

那天上午，我照例和三姐姐合乘一辆包车到北京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上课。这天和往常不同，马路上有许多身穿竹布长衫、胸前右侧别一个条子的学生。我从没见过那么高大的学生。他们在马路上跑来跑去，不知在忙什么要紧事，当时我心里纳闷，却没有问三姐姐。

下午4点回家，街上那些大学生不让我们包车在马路上走，给赶到阳沟对岸的泥土路上去了。这条泥土路，晴天全是尘土，雨天全是烂泥，老百姓家的骡车都在这条路上走。旁边是跪在地下等候装货卸货的骆驼。马路两旁泥土路的车辆，一边一个流向，我们的车是逆方向，没法前进，我们姐妹就坐在车里看热闹。只见大队学生都举着小旗子，喊着口号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抵制日货！”“劳工神圣！”“恋爱自由！”一队过去，又是一队。我和姐姐坐在包车里，觉得没什么好看，好在我们的包车停在东斜家附近，我们下车走几步路就到家了，爸爸妈妈正在等我们回家呢。

张勋复辟

张勋复辟是民国六年的事。我和民国同年，6岁了，不是小孩子了，记得很清楚。

当时谣传张勋的兵专抢劫做官人家，做官人家都逃到天津去，那天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都买不到了。

外国人家门口有兵看守，不得主人许可，不能入门。爸爸有个外国朋友名波尔登，爸爸和他通电话，告诉他目前情况，问能不能到他家去避居几天。波尔登说：“快来吧，我这里已经有几批人来了。”

当时我三姑母（杨荫榆）一人在校（那时已放暑假），她心上害怕，通电话问妈妈能不能也让她到波尔登家去。妈妈就请她饭后早点来，带了我先到波尔登家去。

妈妈给我换上我最漂亮的衣裳，一件白底红花的单衫，我穿了到万牲园（现称动物园）去想哄孔雀开屏的。三姑母是乘了黄包车到我家的，黄包车还在大门口等着我们呢。三姑母抱我坐在她身边。到了一个我从没到过的人家，熟门熟路地就往里走，一手挽着我。她到了一个外国人的书房里，笑着和外国人打了个招呼，就坐下和外国人说外国话，一面把我抱上一张椅子，就不管我了。那外国人有一部大菱角胡子，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。他说：“小姑娘今晚不回家了，住在我家了。”我不知是真是假，心上很害怕，而且我个儿小，坐椅子上两脚不能着地，很不舒服。好不容易等到黄昏时分，看见爸爸

拾音阁

但得诗中日月长

——读《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》

马 维

在今日我国出版传媒界，有人创造了一个著名组合——云知道，分别取三位作家姓名中的一个字，恰好暗合了网路时代读者的兴趣点，堪称神来之笔。这三位，乃熊培云、许知远、梁文道是也。近日，熊培云出版了诗集《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》。

最初读熊培云的文章时，就被他字里行间里的那种温暖气质所打动，从此便逢“云”必读，还起劲地向身边朋友推荐。自然，这部诗集又是一个惊喜，一个意料之中的惊喜。

如果说熊培云的评论文字，体现了这位出身乡间的学人对这个时代的关照和期待，那么熊培云的诗歌，则可看作作者对更为普遍意义上的“人之存在”命题的追问，这也几乎是所有好诗共享的特质。有关存在的句子，书中比比皆是：“除了人，我别无身份/除了美，我一无所知”，“这世上，谁不是孤身一人/如我，静悄悄



妈妈都来了，他们带着装满箱子的几辆黄包车，藏明（我家的老佣人）抱着他宝贝的七妹妹，藏妈（藏明的妻子）抱着她带的大弟宝昌，三姐姐挽着小弟保叔，好大一家人都来了。这时三姑母却不见了，跟着爸爸妈妈等许多人都跑到后面不知哪里去了，我一人站在过道里，吓得想哭又不敢哭。等了好一会，才看见三姐姐和我家的小厮阿袁来了。三姐姐带我到一个小院子里，指点着说：“咱们住在这里。”

我看见一个中国女人在那儿的院子里洗脸，她把洗脸布打湿了把眉毛左右一分。我觉得很有道理，以后洗脸也要学她了。三姐姐把我衣角牵牵，我就跟她走进一间小小的客厅，三姐姐说：“你也这么大了，怎么这样不懂规矩，光着眼睛看人，好意思吗？”我心里想，这种女人我知道，上不上，下不下，是那种“搭脚阿妈”，北京人所谓“上炕的老妈子”，但是三姐姐说的也不错，我没为自己分辩。

那间小客厅里面搭着一张床，床很狭，容不下两个人，我就睡在炕几上，正合适。至于那小厮阿袁呢，他当然不能和我们睡在同一间屋里。他只好睡在走廊栏杆的木板上，木板上躺着很不舒服，动一动就会滚下来。

阿袁睡了两夜，实在受不了。而且伙食愈来愈少，大家都吃不饱。阿袁对三姐姐说：“咱们睡在这里，太苦了，何必呢？咱们回家去多好啊，我虽然不会做菜，烙一张饼也会，咱们还是回家吧。”三姐和我都同意，回到家里，换上家常衣服，睡在自己屋里，多舒服啊！阿袁一人睡在大炕上，空落落的大房子，只他一人睡个大炕，他害怕得不得了。他打算带几张烙饼，重回外国人家。

忽然听见噼噼啪啪的枪声，阿袁说：“不好了，张勋的兵来了，还回到外国人家去吧。”我们姐妹就跟着阿袁逃，三人都哈着腰，免得中了流弹。逃了一半，觉得四无人声，站了一会，我们就又回家了。爸爸妈妈也回家了，他们回家前，问外国人家我们姐妹哪儿去了。外国人家说，他们早已回家了。但是爸爸妈妈得知我们在张勋的兵开枪时，正在街上跑，那是最危险的时刻呀，我们姐妹正都跟着阿袁在街上跑呢，爸爸很生气。阿袁为了爷爷教他读书识字，很苦恼，很高兴地离了我们家。

（本文选自《那些无言的离别忧伤》，有删节，该书已由九州出版社于2015年1月出版）

《大道之行》

5位分别就职于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者鄢一龙、白钢、章永乐、欧树军、何建宇，秉持“不自信无以立根本，不批判无以识当下，不创新无以图将来”的创作宗旨，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，以跨学科的学术视野，聚焦“中国问题”，不仅分析了中国道路、中国制度、中国治理的优势，而且探讨了中国共产觉如何克服重重危机和挑战，并回答了人们关注和深感困惑的一些重大问题。（鄢一龙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）

《亲历抗美援朝战争》

孟昭瑞（1930—2014），先后在《华北画报》和《解放军画报》任摄影记者、高级记者。参加过平津战役、开国大典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采访，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。本书是一本兼具收藏和研究意义的历史画册，共收录了200余幅拍摄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历史照片，书中有志愿军官兵热烈誓师的身影，有上甘岭激战的照片，有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时的画面，其中许多照片是首次发表，弥足珍贵。（孟昭瑞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4月出版）

《秋籁居忆旧》

当代古琴大家成公亮长于江南水乡，师从古琴大师张子谦、刘景韶。本书是成先生的口述回忆录，内容丰富生动，既是一位古琴家的个人回忆，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音乐家的缩影。书末附录《人生就是一瞬间的过程》一文，阐述了成先生做此口述的初衷，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传承古琴艺术的经过。（成公亮 口述 严晓星 执笔 中华书局2015年3月出版）

《掉伞天》

本书收录了台湾知名作家蒋晓云早年中篇小说《烟缘路》以及短篇小说集《随缘》中的多部作品，均是首次在大陆出版。作品中既有恋爱谈得现实自私，最后往往只能嗟叹缘浅的青年；也有默然携手，相守一生的可叹可敬之人；有人因绝症不愿拖累家人了断生命，有人黄昏相伴、恬淡和睦，也有人一生孤独却默默助人。通过这些朴实情感的描写，向读者展示了一幕幕人世百态。（蒋晓云 著 新星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）

《书人小记》

本书是姚峥华《书人书事》的延续，一本描述文人文事的随笔集。姚峥华任职《深圳晚报》阅读周刊主编多年，与书为伍，与著书人、编书人、译书人和书评人为友，新书以白描的形式，写她眼中的沈昌文、刘再复等20余位书人。作者没有试图去概括“他”或是“她”的全貌，凸显他们的成就，而是选择自己的兴趣点，以自己的理解还原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。（姚峥华 著 海豚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）

《缓慢的归乡》

故乡是一个什么地方？我们想念故乡，却宁愿漂泊在他乡；我们离乡，然后寻找故乡。当代德语文学巨擘、卡夫卡奖得主彼得·汉德克的这本《缓慢的归乡》包含其两个中篇小说《缓慢的归乡》和《圣山启示录》，通过不同的故事描述了主人公追求精神故乡的精彩旅途。（【奥地利】彼得·汉德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）

